



自然的神韵

——道家精神·山水田园诗

王凯 ◎著



人民出版社

自然的神韵

——道家精神与山水田园诗

王凯◎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的神韵——道家精神与山水田园诗/王凯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

ISBN 7-01-005679-X

I. 自… II. 王… III. 田园诗-文学研究-中国-先秦时代~唐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2820 号

自然的神韵

ZIRAN DE SHENYUN

——道家精神与山水田园诗

王 凯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20.375

字数:43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5679-X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一

陈 望 衡

在美学中，自然美是十分重要的一类，但是在中西美学中，它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西方美学中的自然美地位相对比较低，而在我国美学中，自然美的地位相对就比较高。据普列汉诺夫的说法，西方对自然美的重视，迟至文艺复兴末期，大约是 17 世纪。^① 而在中国，至少在 2 世纪至 5 世纪的魏晋南北朝，自然美就相当为人重视了。如果要溯其源，早在周代，中国人的山水审美观就开始萌芽。《诗经》中有不少关于自然山水美的描写。比如《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葱绿的乔木，是那样的美丽，让人爱慕，又让人尊敬；宽广的汉江，滔滔而去，将人的思绪引向远方。“乔木”、“汉江”在这里都闪耀着美的光辉。在先秦，将自然山水纳为抒情对象的，不只是《诗经》，《楚辞》也是。《湘夫人》中所描绘的洞庭湖：“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何等撩人情思！

中国人对自然的审美认识有一个过程，大体上，在先秦，主要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 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32 页。

还是作为生活的场景或是人物思想的象征、情感的寄托进入人们的视界,也就是说,它独立的审美价值还不很突出。具体来说,在《诗经》多为比、兴;在《楚辞》多为“引类譬喻”。

随着道家学说在中国的建立,道作为宇宙本体地位的确立,自然山水的地位在提升,它逐渐成为道的载体。本来,老子说“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这“自然”、“天地”都不能等同于物质的自然、天地,但是,此后,人们似乎就不那么看重自然、天地的抽象义与实体义的区分了,南北朝时宗炳说的“澄怀味像”,这“像”就兼有自然之像与道之像的两重意义。这种将自然山水看作道之像的理解,一直贯穿于此后的中国的美学史。这是中国人对自然山水独到的见解,是中国人的自然审美观与西方人的自然审美观最大的区别。

中国人将自然山水作为纯粹的审美对象,可能始于汉,汉赋中就有关于自然山水的描写,但是比较明确的还是东晋,此时,“老庄告退,山水方滋”。山水不再主要作为“道之像”而是作为“美之像”而存在,陶渊明的出现,可以视为山水审美的觉醒,不过,就山水审美来说,他的地位似乎比不上谢灵运,因为陶渊明还是多少将山水看作“真意”(道)的体现,而谢灵运就不那么在乎山水中的“真意”了。谢灵运的山水诗虽然未见得有完篇,但是差不多每首都有佳句,像“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等都堪称脍炙人口,传颂不衰。

唐代,自然山水审美达到成熟境地。王维是最为卓越的山水诗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唐代,优秀的山水诗人,不只是王维一个,而是一大群。特别重要的是,唐代的山水诗在整个诗歌中占的比重为增加,逐渐居于主流的地位。宋代的山水诗也相当繁荣。只是宋人好说理,比较喜欢在山水诗中表达某种理念,而且也

喜欢用典,这在词中更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山水诗的审美感染力,但总的来说,还没有破坏山水诗的美学品格。

明清两代,山水诗依然繁荣,明代诗学的复古运动,对端正山水诗的审美品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代诗人袁宏道与清代诗人袁枚都主张“性灵”说,承续的基本上是唐代的传统。

中国的诗歌传统,大概从唐代开始,山水诗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中国人的自然审美意识不仅表现在诗歌中,也表现在绘画中,与山水诗在诗歌中的地位相类似,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主流。一是山水诗,二是山水画,构成了中国古代艺术的主体。这种情况在世界艺术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对自然审美的重视于此可见出一斑。

王凯曾授业于我,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庄子美学思想研究,毕业后,他继续以道家研究作为重点,重视中西美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对古典美学和古代文学的交叉研究产生了兴趣。他现在完成的这部著作,将道家美学思想与山水田园诗的发展史融为一体,也是一种颇有特色的写法。王凯长于思辨,现又注重艺术赏析,这种做法是值得称道的。我为王凯所取得的新成就而高兴,并衷心希望他能有更多的收获。他将这部书稿的大纲和其中一章寄给我,嘱我为序。我借此机会略略阐述对中国人的自然审美意识的看法,以为王凯大著的导引。

是为序。

2005年12月27日

序 二

彭富春

王凯博士的著作探讨了道家精神与田园山水诗的历史，这引起我们再思和深思，在这个时代里，田园山水和自然究竟还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时代既不是老子和庄子的时代，也不是陶渊明和李白的时代。当代的人们大多生活在城市里，而不是田园中。即使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那些居住在乡村的人们也向往着城市。所谓的城镇化正在实现着乡村的梦想。山水依然存在，且依然秀丽。但它们只是人们旅游的地方，也就是度假和休闲的场所，而不是寄情的所在。这一切都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自然沉默了，自然不再是人的规定。在后自然时代里，技术不仅是自然的主宰，而且也是人的主人。所以，人们说我们的时代不再是自然的时代，而是技术的时代。

在一个技术且高度技术化的时代里，世界呈现出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病症：生态恶化、人际关系复杂和疏远、在文化产业繁荣假象背后隐藏着精神的贫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是把这种时代的病症误认为非常健康的表现，还是意识到这种病症但讳疾忌医，或者是正视时代的病症而积极寻找一种治疗的途径？这是摆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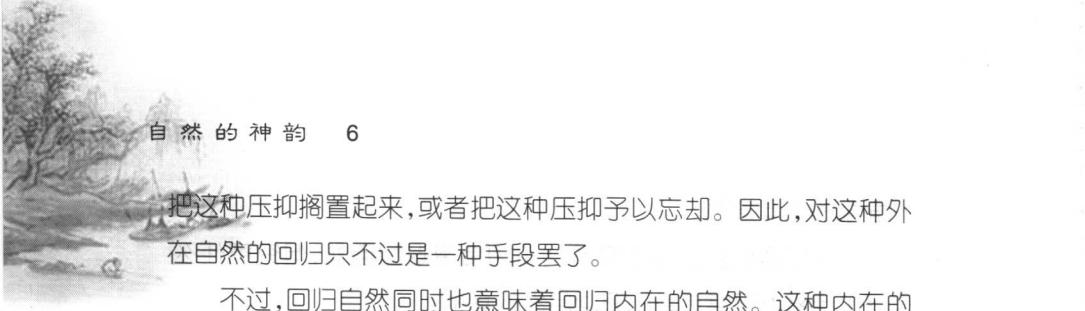
们面前的不同道路。

人一旦意识到远离了自然就迫切希望返回自然,但究竟什么是这个自然?这需要我们追问自然的真相。

我们处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它不同于自然阶段,而且这一文明社会是源于自然社会并摆脱了自然社会所生成的。在自然有限性的中止点,正是文明无限性的开端处。文明越走越前,自然便越留越远,以致自然的痕迹在文明中逐渐消亡。在文明社会里,那种古老的天人合一关系也显得无足轻重,取而代之的是以科学技术为手段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以伦理道德为准则的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不是自然给予的和自然对人的规定,相反它是文明的产物,它是人对自然的规定和人对自身的规定。没有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今天的世界只能是一片混沌情形。但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是否实现了人类自古以来关于天堂的梦想?它是否给予或者拯救了人的自由?不顾人的怀疑,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车轮毫不停转。它需要走多远,和它要走到哪里去,人们都不得而知。

但人已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对人的压抑。技术的压抑表现为它本是作为人的手段,却又成为了人的目的。人是技术的追求者,这个技术和道德是今日世界的主宰。于是,回归自然便成为人想要获得解脱的一种选择。

回归自然首先意味着回归外在的大自然,即动物、植物和天地所构成的自然界总体。然而,只要人生在世,人就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回归自然只能是对人世的摆脱。这会形成一种双向运动:一方面是回归自然,另一方面又是返回人世。于是自然和人世便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但是这种互补关系的有限性在于:人并没有使自身在人世所承受的压抑在自然中找到升华的可能。他只是



把这种压抑搁置起来，或者把这种压抑予以忘却。因此，对这种外在自然的回归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

不过，回归自然同时也意味着回归内在的自然。这种内在的自然就是个体存在的直接性，他的本能和他的欲望。它是人肉体的大自然。正是这样一个大自然被技术和道德所压抑。技术虽然也为人的本能和欲望不断地激起和实现，并没有使之升华。而道德却自始至终限制着这种本能和欲望，使它保持在个人最深的隐秘处。因为一旦这种本能和欲望爆发出来，它便会像魔鬼一样把文明摧毁成一片废墟。回归人的大自然，正是对这种技术和道德的反抗。现代哲学和诗歌把这种本能的黑暗充分昭示出来。那无意识的冲动成为了第一原则。然而，回归自然之途却走向了一个死胡同。因为人如果只是他的本能和欲望，那么，人便只是一个动物性的存在，他和那些在原野上奔走的野兽就毫无二致。

作为自然最本己的意义绝不是这种时髦的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而是自然而然。因此，这一自然不是指动植物所组成的物质现象，也不是由人的本能和欲望所支配的肉体，而是指万物的存在和它的生成。回归外在自然和回归内在自然将由此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回归外在大自然，是让大自然作为大自然而存在。天空是日月星辰的运动场所，而不是人占有划分的领域；大地是动植物自生自灭之处，而不是一个蕴藏着的大石油库和巨型煤矿。同时，回到人自身的大自然，只是让本能作为本能而存在。

因此，返回自然并不意味着抛弃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相反，它是要在存在和生成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世界的本源。我们不可能回到历史上自然的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倾听老子和庄子的箴言、陶渊明和李白的歌声。

道家曾道出了古代中国人特有的智慧。与儒家和禅宗一起，

道家规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思想和言说，而山水田园诗正是道家精神在艺术维度的典型表现。当然，道家智慧的现代意义并不在于它能直接成为我们时代的行动指南，而在于能给予我们当代人以深刻的启示。

人们寻找家园的呼声已越来越高。但它绝对不是返回到天道和上帝那里去，也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家园等待人去居住。不过，人寻找家园的路程又的确是一个返回家园的过程，即返回到人自身的存在。这个返回意味着去发现自己存在的真实。让这个真实成为人自身安身立命的基础。

但任何一种新的东西都是对旧的东西的复归和分离。这也就是我们追忆老子、庄子、陶渊明和李白等的根本原因。不过，追忆却同时指向了期待，这或许就是王凯这部著作向读者提供的信息。

2006年5月2日



目

1

录

序 一(陈望衡) / 1

序 二(彭富春) / 4

导 论 / 1

第一章 老子的自然之道 / 15

第一节 老子的道论 / 16

第二节 老子的审美理想 / 26

第三节 老子的审美心境 / 38

第四节 老子的山水美学 / 50

第二章 庄子的自然美学思想 / 55

第一节 庄子的自然审美理想 / 56

第二节 庄子的天地境界 / 67

第三节 庄子“物化”的美学思想 / 78

第四节 以自然的方式显现自然 / 90



目

录

2

第五节 庄子与山水田园诗 / 105

第三章 《诗经》——山水田园诗的胚胎 / 115

第一节 田园生活的直接记录 / 116

第二节 比和兴的载体 / 121

第三节 情意色彩的渲染 / 123

第四章 《楚辞》——山水田园诗的萌芽 / 127

第一节 “诡怪之观,淡远之境” / 128

第二节 “依诗取兴,引类譬喻” / 131

第三节 “情景一体,情志相生” / 134

第四节 “诡怪淡远,幽奥朗润” / 138

第五章 汉赋——山水田园诗的铺垫 / 145

第一节 两汉的主要文学形式 / 146

第二节 汉赋的美学特色 / 148

第三节 汉代的咏物赋 / 151



目

3

录

第四节 张衡的《归田赋》 / 165

第六章 魏晋玄学与自然美的发现 / 169

第一节 玄学的由来 / 170

第二节 王弼的“以无为本” / 172

第三节 郭象的“物各有性” / 179

第四节 崇尚自然 / 183

第五节 山水赏会 / 188

第七章 谢灵运与山水诗的形成 / 195

第一节 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 197

第二节 谢灵运山水诗的写作模式 / 203

第三节 宗炳、王微的山水美论 / 210

第四节 鲍照、谢朓的推波助澜 / 215

第八章 陶渊明与田园诗的形成 / 229

第一节 陶渊明的历史评价 / 230



目

录

• 4

第二节 陶渊明的归隐之路 / 242

第三节 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征 / 266

第四节 陶渊明田园诗的生命境界 / 285

第九章 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 / 317

第一节 孟浩然的生平与游踪 / 318

第二节 孟浩然论诗歌艺术创作 / 329

第三节 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风格 / 346

第十章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 / 367

第一节 王维的心路历程 / 368

第二节 王维的诗歌美学思想 / 385

第三节 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 / 410

第十一章 李白的山水田园诗 / 445

第一节 生平与漫游 / 446

第二节 李白的山水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 457



目

5

录

第三节 独特的气韵 / 477

第十二章 杜甫的山水田园诗 / 515

第一节 生平与漂泊 / 517

第二节 杜甫的山水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 525

第三节 生命的赞歌 / 544

第十三章 中晚唐的山水田园诗 / 561

第一节 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 / 563

第二节 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 / 578

第三节 司空图对山水田园诗的总结 / 595

参考文献 / 623

后记 / 631

导论

A vertical scroll painting depicting a landscape scen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is a path or stream leading towards a gate. To the right, there is a small pavilion or building nestled among trees.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more trees and foliage,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The painting uses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techniques, with varying line weights and ink saturation to create texture and form.





茫茫宇宙，大化流行。天覆地载，日升月降，星移斗转，四时交替，飞潜动植，生息繁衍。在这美丽、神奇的世界里：碧海蓝天、清风朗月、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给我们带来无比的愉悦，也引发我们无限的遐思。

古往今来，有多少诗人、画家用手中的笔去纵情地描绘、刻画大自然的万千气象，但是与钟灵毓秀、斑斓多彩的大自然相比，人类的语言总是显得苍白。

不管怎样，“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人从大自然中站立出来，成为“万物之灵”，唯有人才承担了洞悉这神秘世界的使命，于是这世界便开始有了文化，人类正是在这连绵不断的文化创造活动中，逐步彰显了宇宙，也不断塑造了自身。

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也构成了人类基本的存在方式。人类要获得理想的生存状态，就必须探讨与外在的世界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能和依据，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永恒主题，它决定了各个民族文化演进的精神方向。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众多的思想潮流，其基本主干是儒、道、禅三家，它们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石。

儒家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人文领域，侧重于对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试图在血缘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稳固、持久的价值体系，并以此来观照社会人生。

儒家可以分为原始儒学和新儒学两个发展阶段，原始儒学